

我的兩家房東

書叢抗文年青

第一輯

康

福



書叢梳文年青

輯一第

東房家兩的我

濯 康

行印社版出年青

青年文藝叢書

我的兩家房東

著者：康濯

編者：青年文藝叢書編委會

出版者：青年出版社

總管理處：北京東單二條三四號

營業處：
北京 上海 西安
重慶 廣州 瀋陽
漢口 太原 濟南

1950年12月出版

1—15,000(京)基價3.60

目 錄

我的兩家房東	(一)
評春	(二九)
世難的明天	(三九)

附 錄

談解放區文藝	郭沫若(八〇)
「板話」及其他	郭沫若(八三)
評「我的兩家房東」	馮乃超(八五)
讀「災難的明天」	陳 辛(九三)
編後記	(九六)

我的兩家房東

明天，我要從下莊搬家到上莊去。今天去上莊看房子，分配給我的那間靠上莊村西大道，房東老頭子叫陳永年。回到下莊，舊房東拴柱問了我看房子的情形，就說明天要送我去，我沒有答應他；

「我行李不多！你個幹部，挺忙；冬學又剛開頭，別誤了你的工作！」

他也沒有答應我；他說：

「五幾里地嘛！明啦我趕集去，又順道。冬學動員得也不差甚了，不碍事。」

第二天，我到底扭不過拴柱的一片心。他把我的行李放在他牲口上，吆着驢，我們就順着河槽走了。

這天，是個初冬好天氣，日頭挺暖和，河槽裏結了一層薄冰的小河，有些地方冰化了，河水輕輕流着，聲音像敲小銅鑼。道上，趕集去的人不多不少，他們都趕到前面去了，我跟拴柱走得很慢：邊走邊談，拴柱連牲口也不管了；他那小毛驢也很懂事，在我們前面慢慢走着，有

時候停下來，伸着鼻子嗅嗅道上別的牲口拉的糞蛋蛋，或者把嘴伸向地邊，啃一兩根枯草，並且，有時候牠還側過身子朝我們望望，彷彿是等我們似的，等到拴柱吆喝一聲，牠才急顛顛地快走幾步，於是又很老實地慢慢走了。

拴柱跟我談得最多的，是他的學習。他說，我搬了家，他實在不樂意哩！

『往後，學習可真是沒法鬧騰啦！再往那兒尋你這樣的先生啊？』

『學習，主要的還是靠自己個嘛！再說，還會你也不賴了，能自己個捉摸了！』

於是，他又說，往後他還要短不了上我那裏去，叫我別忘了他，還得像以前那工夫一樣教他；他並且又說開了：如今他看晉察冀日報還看不下，就又囑託我：

『可別忘了啊老康！買個小字典……呢，結記着呀！』

『可不會忘。』

『唉！要有個字典，多好啊！』他自己個感嘆起來，並且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停下來望我一眼。他們這一窩子的青年們，也不知道在什麼時候，從區青救會主任那裏，見到過一本袖珍小字典，又經過區青救主任的解說，往後就差不多逢是學習積極份子，一談起識字學習甚麼的，就都希望着買個字典。可是，敵人封鎖了我們，我爲他們到處打聽過，怎麼也買不到，連好多機關裏也找不到一本舊的；和我一個機關工作的同志，倒都有過字典，却不是早就送給了農

村出身的幹部，便是反「掃蕩」中弄丟了。……

走在我們前面的小毛驢，迎面碰上了一頭叫驢，牠兩個想要靠近親密一下，就不三不四地擠碰起來；那個叫驢被主人往旁邊拉開，便伸着脖子「喔喔……」嗥叫。拴柱跑上去拉開了牲口，我們又往前走。好大一會我們都沒說什麼；忽然，拴柱獨自個「吃吃」笑了聲，臉往我肩膊頭上靠了靠，眯着眼問我：

「老康，你真的還沒有對象麼？」

「我……我……我什麼時候騙過你？」我領會了他的話，不自覺地臉上一陣熱，就很快地說：「我捉摸你可準有了吧？」

「沒，沒，可沒哩！」他的臉「刷」地紅了，忙向旁邊避開我，低下腦瓜子笑了笑，就機伶地吆喝他那牲口去了。這時候我才忽然注意上他：原來他今天穿了新棉襖，破棉褲脫下了，換了條夾褲，小腿上整整齊齊綁了裹腿，百團大戰時他配合隊伍上前綫得的一根皮帶，也繫在腰上，頭上還包了塊新的白毛巾。沒有什麼大事，他怎麼打扮起來了啊？他比我還大一歲，今年二十二了哩！照鄉村的習慣，也該着是娶媳婦的年歲了啊！莫非他真有個什麼對象，今個要去約會麼？我胡亂地閃出這些想法，就跑上去抓住他的肩膊：

「拴柱，你可是準有了對象吧？可不能騙……」

「沒，沒，可沒哩！」他臉上血紅，忙把手上的鞭子「拍」地擊打了一下，牲口跑走了，他才支支吾吾地說：「快……快……呢，眼看到啦，緊走兩步吧！」

真個！不大會，進上莊村了，我就忙着收拾房子。我從陳永年家院裏出來，上牲口上取行李的時候，不知道爲什麼，拴杆忽然那麼忸忸怩怩：他又要給我把行李扛進去，又不動手，等我動手的時候，他却又擠上來幫我扛；他好像捉摸着是不是要進這個院子似的，還往院裏偷望了兩眼，最後倒還是幫我把行李扛進去了。

房東老太太嚷着：「來了麼？」就顛着小腳進了屋子，手裏拿了把條帚，一骨碌爬上炕，跪着給我掃炕；房東小孩靠門邊怯生生地往屋裏望了兩眼，一下就發現了我椅包上拴着的大紅洋瓷茶缸，就跳進來，望我一眼，我一笑，他便大膽地摸弄那茶缸去了。我跟拴柱都抽起了一鍋旱煙，只見拴柱好像周身不靈活不舒展了，把剛抽了兩口的煙拍掉，一會又取下頭巾擦擦汗，一會叫我一聲，却又沒話。……我無意地回眼一望，才發覺門口站了兩個青年婦女。

那靠門外站的一個，是我昨天見了的，見我望她，就半低了頭，扯扯衣角，對我輕聲說了句：「搬來了呀！」靠門裏的一個，年歲大些，望我笑笑，還柄着她的鞋底。我又望望拴柱，他把頭巾往肩上一搭，說：

「我……我走……」

『你送他來的麼？』

我還沒開口哩！却有誰問拴柱了：是靠門外站着的那個婦女。還會，她把門裏那個往裏擠了擠，也靠進門裏來了。

『我……我趕集去，順道給同志把行李捎來的！』

『你們認識麼？』他兩個誰也沒回答我，都笑了笑，拴柱又取下毛巾擦汗。那個小孩，還會才轉過身來說：

『他是下莊青救會主任，我知道！姐姐你說是不？』

『是就是囉！』那個柄底子的婦女隨便說了一句。

老太太掃炕掃完了，翻身下地，拍打着自己的上衣，跟我聊了兩句，就開開拴柱：『你是下莊的麼？下莊哪一家呀？是你送這位同志來的麼？……』

『人家是下莊大幹部哩！青救會主任，又是青抗先隊長！』門口那個年輕婦女，代替拴柱回答他娘；她揚起臉來，却又望着院子裏說：『娘，集上捎什麼不？』

『你爹才去了嘛，又捎什麼？』

『人家也趕集去呀！』

『對，我……我得走了……』

拴柱說着，猛轉過頭朝那年輕婦女「閃」地一下偷望過去，就支支吾吾走了。當他走到房門口的時候，我看見那個年輕婦女臉一陣紅，腦瓜子低得靠近了胸脯；我也看見拴柱走到院子裏，又回頭望了一眼，而那個年輕婦女，也好像偷偷地斜溜過眼珠子去，朝拴柱望了望；牀底下的婦女這才睜了身傍那個一眼，就推着她走了。

人們都走了，我慢慢地擺設開我的行李和辦公用具。連個桌子也沒有啊！只小孩給我搬來了個炕桌；不一會，老太太抓了把乾得挺硬挺硬的脆棗，叫我吃，一邊又跟我拉開了閒話。

趁這個機會，我知道了：這家房東五口人，老頭子五十歲，老太太比她丈夫大三歲，小孩叫金鎖，那兩個婦女是姐妹倆，妹妹叫金鳳。老太婆頭髮灰白了，個子却比較高大，臉上也不瘦，黃黃的臉皮裏面還透點紅，像是個精神好、手脚利落、能說會道的持家幹才。小孩十一歲，見了我的文具、洗嗽用具、大衣等等，都覺得新奇，並且竟敢大胆地拿起我的牙刷就往嘴裏放；他娘拿眼瞪他，他也不管，又拿起我的一瓶牙膏，嚙着往外跑去了：

「姐姐，姐姐！看……看這物件兒……」

下午，我開會回來，拿了張報紙，坐在門檻上面看。我住的是東房，西屋是牲口圈；北屋台階上面，那兩個婦女都在作針線活。妹妹金鳳，看樣子挺多不過二十掛零，細長個子四方臉，眼珠子黃裏帶黑，不是那烏油油放光的眼睛，轉動起來，却也「忽幽忽幽」地有神；可惜還

山溝裏，人家窮，輕易見不着個洋布、花布的，她也跟別的婦女一樣，黑布襖褲，褲子還是補了好幾塊的，渾身上下倒是挺乾淨；還會她還正在補着條小棉褲，想是她弟弟的吧！她姐姐看來却像平三十子年歲了，圓臉上倒也有白有紅，可就是眼角邊、額頭上皺紋不少，棉褲褲筒口還用帶子綁起來了，一個十足的中年婦人模樣；她還在拈她的底子。我看看報，又好奇地偷望她們，好幾次却發現金鳳也好像在偷望我；我覺得渾身不舒展，就進屋了。

晚飯後，我忙着把我們機關每個同志的房子都看了看，又領了些零碎傢什，回得家來，天老晚了；我點上燈，打算休息一會。那時節，我們還點的煤油燈，怕是這吸引了房東的注意吧！老太太領着金鎖進來了，大閨女還是靠門拈底子，金鳳却端了個碗，裏面盛了兩塊黃米棗糕，放到炕桌上，叫我吃，一面就翻着煤油燈下面我寫的字；我正慌忙着，老頭子也連連點着頭，嘻嘻哈哈笑進來，用旱煙鍋指點着棗糕說：

「吃……吃吧同志，沒個好物件。就這上下三五十里，唯獨咱村有棗，吃個稀罕，嘿嘿」

我推脫了半天，就問老頭：

「趕集才回來麼？買了些什麼物件？」

「回來工夫不大！呃，今……今個糴了幾升子黃米，買了點子布。」

「同志！說起來可是……一輩子，三幾年沒穿個新呀，這會才買點布，盤算着縫個被子、鞋面啦、襪子啦，誰們衣裳該換的換點，該補的補點囉！唉！這光景可是「格淺」着哩！」

老頭子蹲在炕沿下面，催我吃糕，又一邊打火鑪吸烟，一邊接着老太太的話往下說：

「今年個算是不賴哩！頭秋裏不是什麼民主運動麼？換了個好村長，農會裏也頂事了。我這租子才算是真個二五減了！欠租嘛也不要了！這才多撈上兩顆。」

「多撈上兩顆吧，也是個不抵！」老太太嘴一翹，眼睛斜睨了丈夫一眼，對我說：「這一輩子，就靠這老的受嘛！人沒人手沒手的，淨一把子坐着吃的！」

「明年個我就下地！」金鳳搶着說了句，金鎖也爬在娘懷裏說了：

「娘，我也拾糞割柴火，行吧？娘！」

「行！只怕你沒那個本事！」

「只要一輩子齊心幹，光景總會好過的！」

我說了這一句，就吃了塊糕。金鎖問他爹要鉛筆去了，金鳳忙從口袋裏掏出根紅桿鉛筆來，撚了撚：

「金鎖，看這！」

姐弟倆搶開了鉛筆，老太太就罵開了他們；門口靠着的婦女嚷着，叫別誤了我的工作，老

頭子才站起來：

『鎖兒！你也有一根嘛，在你娘那針線盤裏，甯搶啦！』

鎖兒跑去拿鉛筆去了，人們也就慢慢地一個個出去。金鳳走在最後，她掏出個白報紙訂的新本本，叫我給寫上名字，還說叫我往後有工夫教她識字：這麼說了半天才走。我走到屋門口，望望回到了北屋的這一家子，覺着我又碰上了一家好房東，心眼裏高興了。實在說：下莊拴柱那房東，我也有點捨不得離開哩！

往後的日子，我又跟在下莊一樣：白天緊張地工作，誰也不來打擾；黑夜，金鳳金鎖就短不了三天兩頭的，來問個字，就着我的燈寫個字的。我又跟還村冬學担任講政治課，我跟這村人就慢慢熟識了，有的時候，金鳳還領着些別的婦女來問我的字，她並且對我說：

『老唐同志！你可得多費心教我們喲！要像你在下莊教……教……教……教拴柱他們一樣！』

『你怎麼知道我在下莊教拴柱他們？』

『我怎麼不知道呀？』

另外兩個婦女，不知道咬着耳朵叨叨了兩句甚麼，大家就嘻嘻哈哈笑開來，金鳳扭着她們就打鬧，還罵着：『死鬼！死鬼！』扭扭扯扯地出去了。

拴柱往後也短不了來。有一回，他來的時候，陳永年老頭子出去了，老太太領着金鎖趕着牲口推碾子去了。他還是皮帶裹腿好裝扮，隨便跟我談了談，問了幾個字，就掏出他記的日記給我看；那也是一個白報紙訂的新本本，我彷彿在那裏見過這本本似的。我一面看，一面說，一面改，我並且贊嘆着他的進步。這工夫，房東姐妹倆又進來了，而拴柱又好像滿身長了瘋，略，周身不舒展起來。

今天，姐姐在作布襪子，她靠炕邊的大紅櫃立着，還跟往日一樣，不言不語，低頭作活。金鳳是給她爹做棉鞋幫；她却嘻嘻笑着，走近炕桌邊，看拴柱的日記：

「這是你寫的麼拴柱？」

「可不！」

「寫了這麼半本本了呀！」

拴柱好像不樂意叫金鳳看他的日記，想用手捂着，又扭不過我硬叫金鳳看。拴柱只好用巴掌扶了一下臉，離開炕邊，在屋子裏走來走去。我對金鳳說：

「人家拴柱文化可比你高哩！」

「人家大幹部嘛！」

「甭說啦，甭說啦！」拴柱把他的日記本搶走，就問金鳳：

「你學習怎麼樣啦？也該把你的本本給我看吧！」

「甯着急！我還會一天跟老康學三個字，怕趕不上你？」

「拴柱，我說你怎麼也知道她也有個本本啊？」

我這麼一問，拴柱臉血紅了，就趕忙說開了別的事；後來，又瞎扯了半天，他又問了問我買小字典的事，就往外走。金鳳追了上去：

「拴柱！你回去問問你村婦救會……」

下面的話，聽不清，只彷彿他們在院子裏還囁咕了半天。金鳳她姐望了我一眼，又望了望院子外面，忽然不出聲地嘆息一聲，也往外走。

「我說，你怎麼也不識個字？」我無意地問了問金鳳她姐，她又嘆息了一聲：

「唉！見天愁楚的不行，沒那個心思！……人也老啦！」

她對我笑了笑，就走了。這個女人有什麼愁楚心事啊？她那笑，就好像是說不盡的辛酸似的……說她老麼？我搬來以後，還見到過好多回，她和她妹子，和村裏青年婦女們一道，說笑開了的時候，她也是好打好鬧的，不過像二十五六年歲呀！她……她很像個婦人了，她出嫁了麼？

那時節，是一九四〇年，晉察冀邊區剛剛在這年進行了民主大選舉，八路軍又來了個百團

大戰，出擊敵人，中國共產黨中央督察冀分局，還在這年八月十三，公佈了對邊區的施政綱領二十條。冬學的政治課，就開始給老百姓講解這「雙十綱領」了。邊區老百姓是多麼關心這個綱領的！我每回講完了一條綱領以後，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晚上，金鳳就要跑到我那裏來，叫我再把講過的一條給她講一遍；她爹也每回來聽，老太太金鎖也短不了來，連對學習是那麼冷淡的那個房東大閨女，偶爾也來聽聽。他們一邊聽，有時候還提出許多問題來；講到深夜，他們似乎也不瞓。有時候金鎖聽着聽着，就爬在娘懷裏睡着了；有時候，他又會站在炕上，抱着我的脖子，一連串問我：「共產黨是怎麼個模樣的啊？你見過共產黨麼？怎麼共產黨就這麼好啊……」逢當這時候，坐在我對面的金鳳，就要瞪着眼橫她弟弟，直到老太太把金鎖拉走了，她才又靜靜地望着我，眼珠子「忽幽忽幽」地轉着，翻半天，又爬在炕桌上，在她的小本本上記個什麼……

這是個平靜的家庭。冬閒時節，女人們做針線，老頭喂喂豬，開開糞，小孩也短不了跟爹去坡裏割把柴火，老太太就是作飯，推碾、喂雞。邊區民主好天地，他家租的地又減了租，實在說：光景也不賴啊！一個月裏面，他們也吃了個三兩頓子白麵哩！

可是，憑我的心眼捉摸，這個家庭好像還有點什麼問題：一家子好像還吵過幾回嘴。只是他們並沒有大嚷大鬧，而且又都是在屋子裏嚷說的，我怎麼也鬧不清底細。我問過他家每一個

人，大家却都不說什麼，只金鎖說了句：

『姐姐的事呀！』

『姐姐的什麼事？』

『俺不知道！』

有一回，我又聽見他們吵了半天，忽然老頭子跑到院子裏嚷起來了。我忙跑出去，只見陳永年對着他家北屋，跳着腳，澀着唾沫星子直嚷：

『我……我不管你們還事！你們……你們自個拿主意吧，我不白操這份心！』

說着，他就氣沖沖地往外走去，我問他，他也沒理。北屋裏幹什麼呢？誰抽抽搖搖地不舒展啊？我問金鎖，他說是他大姐啼哭啦！我不好再問，只得回到屋子裏發悶。

不過，他家一會也就沒了什麼，好了，又回復平常的日子，我也不再發急了。

這一天，晌午我給婦女冬學講了「雙十綱領」，晚上，房東們早早地就都來了。我還有工作哩！我說明啦講行麼？大閩女却忽然跟平常不同，笑着說了話：

『就今個吧！你講了俺們就……』

『講吧，老康同志！』金鳳也催我，我只好講。一看，老頭子沒來，我問了問他是不是要聽？人們都說甭管他啦，我就講開了。